

幾時清醒

人真實的悲哀，是不願認清悲哀的現實。因此，不願意人告訴他是誰。

誰有禍患？誰有憂愁？
誰有爭鬥？誰有哀嘆？
誰無故受傷？誰眼目紅赤？...
你眼必看見怪異的事，
你心必發出乖謬的話。
你必像躺在海中，
或像臥在桅杆上。
“人打我，我卻未受傷；
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覺得。
我幾時清醒，我仍去尋酒。”（箴二三：29-35）

人總是在尋找，尋找非現實，尋找非我。

所羅門觀察性酒精使用者，發現其為要造成虛幻的感覺。知道尋醉的背後，是悲哀和無奈：“可以把濃酒給將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給苦心的人喝；讓他喝了，就忘記他的貧窮，不再記念他的苦楚。”（箴三一：5,6）

酗酒的人，感覺變得反常。產生幻覺，言語也虛幻。躺在海中，以危險的波濤當作安眠的臥床；在桅杆頂上，以為自己是最高領袖，高瞻遠矚。受人鞭捶，自以為是人人景仰，愛護他，或無人能侵的強者，忍者。總之，他寧願生活在夢幻世界，不願意面對現實。

“尋尋，覓覓，冷冷，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...”
宋代女詞人李清照(1084-1155)的這闕“聲聲慢”，時近千載之後，仍然難堪伯仲。

易安的悲哀，是由於失去她恩愛的丈夫，中年喪偶，多少年悲痛難解。

埃及，最先使用麻醉藥。荷馬(Homer, 9th-8thcen. BC)史詩奧德塞(*Odyssey*)如此記載。這說明埃及人使用麻醉藥，最晚也應該是在公元前一千年的事。想到人生不如意的事太多，浮生若夢，有必要麻醉自己，忘掉勞碌愁苦。

中國晚至東漢末年，權傾一時的曹孟德，頭瘋疼痛，延請名醫華佗診治；饒他仁心仁術，還不脫“頭痛醫頭”觀念，他所建議的處分方式，是用當時駭人聽聞的開腦外科手術，不知用口服止痛。

也許，曹公“短歌行”中，所說的“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”，就是情緒低落的病徵。天天有人跟在後面，稱頌他是偉大領袖；實在說，他也作得夠多了，已經到了“功高震主”的地步，不知止步，又待怎地？

人常是麻醉自己，到極荒唐的地步。未必都是醉酒，也可能是自我陶醉。

世人活着沒有指望，沒有神(弗二:12)；因此，恰是“將亡的人”和“苦心的人”，過的是醉生夢死的生活。越有思想，越是想不開；以至對生存的這個世界感到失望，自暴自棄。

使徒保羅勸勉帖撒羅尼迦教會，基督徒是另外一種族群，存在於世界，而不屬世界。所以有與世人不同的人生觀，不同的價值觀。儘管聽慣了，也聽厭了世人得意的口頭禪，甚麼“生活方式”，總不能隨波逐流：—

你們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晝之子。我們不是屬黑夜的，也不是屬幽暗的。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，總要做醒謹守。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；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。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，就當謹守一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；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，乃是預定我們藉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。(帖前五:5-9)

世人轉頭來，見你我不作世俗的尾巴，不與他們同奔放蕩無度的道路，就以爲怪；時時找麻煩，給你為難。正如屈原一樣—“世人皆醉我獨醒，世人皆濁我獨清”，對於他們是一種威脅；受苦是免不了的事。

主耶穌早就告訴祂的門徒，世人會恨我們。但有主幫助，誰能敵擋呢？

所以我們不喪膽—外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(林後四:16-18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